



老南岸的溜溜马

□赵式

20世纪50年代家居南岸区黄桷埡时,道路两侧繁多葳蕤黄葛树的老君坡(如今的黄葛古道),是我儿时的乐园哩。那里常有单个或成串的马驭着骑客上行于逶迤的石板梯。山雀啾啾,马蹄得得,马铃铛铛,马夫手捏缰绳慢走紧跟,是颇有声的绝妙风景画。当骑客成了我梦寐以求的愿望。

有次父亲带我下山进城,返家经过前驱路口的马棚时,我提出要骑次马。父亲起初不答应,经不住我软磨硬泡,只好应允。我赶紧向闲着的一匹马奔去。马夫见生意来了,快步走来,把我扶上了马。在马鞍上落座后,由于人小腿短,无法用脚踩马镫,我赌气伏鞍斜身提起只脚踢马肚。马受惊啦,扬头尥蹶嘶叫,弄得拴马桩子直摇晃,吓着了的马夫赶紧抓缰绳按马头,好一会儿马才平静下来。马夫摇头苦笑着给我父亲说:“胆儿这么大的小公子哥儿头次见到。先生你快上去扶着他。”父亲锁眉瞪眼,举手轻拍了我两下屁股后问道:“两人骑行不行?”马夫说:“先生瘦,加个小孩得行,如果是两个大人就不行了,一路都是上坡,不能让马太劳累……”

回家后,父亲问我今天你骑的啥马?我稚声稚气地说大马。父亲笑着说骑的是“溜溜马”。

从小就喜欢刨根问底的我说:“马就是马,为啥前面要加上‘溜溜’?”在镇上中学当教师的父亲说:“记住以后不要再闷头捣蛋,今天差点闯祸!爱动脑筋提问题才是好事!”

传道授业解惑是教师的本事,先父边用头眼手脚做形体动作边说:“‘溜溜’一般是形容水流、眼斜视、风轻轻吹等的模样。在我们四川话里其实就是走走的意思,当然其中含有潇洒自得的意味……”

近年来看了一些相关史料,联想到幼时骑“溜溜马”的经历和父亲摆的龙门阵,在此来聊聊“溜溜马”和衍生出来的客运马车——

早年重庆到贵州没通公路,两地商贸往来主要沿渝黔盐茶古道靠马驮运。渝黔盐茶古道从南岸海棠溪和龙门浩出发,爬老君坡到黄桷埡,尔后经老厂、三百梯、鹿角、界石等地到綦江,再入贵州境。来往的马夫和驮马均不进重庆城,卸了货以后,都住在南岸老厂、黄桷埡一带开设的骡马店。

真是商机无处不在!随着南岸的马越来越多,有人受到启发,试着把暂时闲着的马载客。招揽到生意后,交由马夫牵着载客的马做业务。这生意出人意料地好。过了不多时日,就有专门载客的马出现了。“溜溜马”——就是那年代的南岸人给这个刚出现的新事物取的名。

“溜溜马”由私人经营,不需要衙门批准,也无行号和帮会。作为一种交通工具,骑坐方便且十分风光,价钱也便宜,老百姓非常欢迎,宛如“一夜春风

来”,短时间内,在南岸的老厂、黄桷埡、龙门浩、野猫溪、弹子石、南坪,乃至巴县的长生桥、鹿角、界石一带,就随处可见其身影了。

南岸的“溜溜马”何时传到綦江的无法考证。1937年1月,该县(现已改区)蒲河乡一个过去经营过“溜溜马”的人,把这生意更上了一层楼,自制了重庆地区最早的一辆载客马车,可乘坐6人,很省力,又因其利润空间大,车主仍按“溜溜马”收费。坐在马车上,比骑在马背上安全舒适,而且还可随带少量的行李,当地人因此争相乘坐。其他“溜溜马”的主人受到启发,跟风制作客运马车投入运营,没过多久,周边县镇乡也发展了很多的客运马车。

1938年广州、武汉相继沦陷,重庆成为国内物资运输枢纽,但汽车运输能力十分薄弱,交通部为此设立重庆驮运管理所,统筹全国人力运力运输事宜,以弥补汽车运力的不足。1939年2月,经市政府批准,戚鹤年在化龙桥开设了重庆城区第一家客运马车行,客运马车作为城区公共交通工具的一种,合法经营化龙桥至上清寺的客运业务。1942年4月1日,交通部驮运总管理处为补充重庆城区公共交通工具的严重不足,直接开设了官办客运马车行——重庆驮运服务所,线路由上清寺至化龙桥。为方便学生进城,当年10月10日线路延伸至沙坪坝、歌乐山。第二年3月25日,重庆驮运服务所又新辟上清寺至两路口的马车客运线,几天后,把这条线路延伸至菜园坝、储奇门、较场口。此时的重庆驮运服务所有客运马车15辆。

虽然有了客运马车,重庆爬坡上坎的地方多,走山路的“溜溜马”经营也一直不错,延续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。大约1958年伊始,“溜溜马”了无踪迹。不过,这些年在南岸及市内的一些景点,我见过有骑马玩的游客,是“溜溜马”又出世了吧?

(作者系黄桷文学社副社长)



黄葛古道(资料图)

能懂的诗

刮洋芋的女人

□王老莽

在菜市场,一个农妇,
蹲在地上刮洋芋。
她粗糙的手掌,握着一个泥糊骚家的伙,
翻来覆去地刮蹭,
像给弄脏的孩子擦洗身子。
她把褪了皮的洋芋,
往左边的塑料盆里一丢,
叮咚,一个光腚子的淘气鬼,
就钻进了水里。
她又从右边的蛇皮袋,
掏出另一个泥蛋蛋,刮蹭。
她动作麻利、娴熟,
还有些优雅。阳光,
顺势流进她开阔的领口,
从她颈项的颜色断定,
这些孩子,应该都是她亲生的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爬山虎(外二首)

□胡雁冰

如果没有依靠,
再努力也上不了墙,
岂能呈献一片翠绿?

竹

虚心,虽能长高,
茕茕孑立,
却禁不起骤雨狂风。

牵牛花

学会顽强,
迢迢星汉,
织女主动盛开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南岸区政协)

树是一个村庄的气场

□李晓

万州大龙镇,有个村子叫太阳溪。一年之中,我就要到这个村子去几趟。那个村庄草木繁盛的基因系统,贯通着我的五脏六腑,让原乡人的血液,悠然流淌。

我和城里的向大哥一同回他的老家探亲。向大哥和我,是交往了20多年的老朋友,一路走来,就好比一棵树与一棵树的相邻,根须在地下各自蔓延,树与树默默凝望。向大哥平时大多沉默又木讷,他紧抿嘴唇,目光沉沉,有时看见他喉结滚动,把欲说的话又咽下去了。

我与向大哥去他故土老家,探亲的是一棵老祖宗一样的黄葛树。那棵华盖撑天的黄葛树,生长在大江边上,它的树龄有250多年了。在向大哥珍藏的一册发黄线装书家谱上,蝇头小楷的毛笔字竖排,如黄葛树的开枝散叶一样,记录着一个家族的代代繁衍,祖上亲人们从出生地到墓地都记载得清清楚楚。一册家谱,也是一条绵延的河流。

那年初夏的一天,我和向大哥坐在黄葛树下,吹着江风,望着粗壮树躯的树盘腿而卧,那树俨如老僧入定。婆婆枝叶伸向空中,又恍若绿云浮动。向大哥突然起身,他走到树下张开双臂去拥抱斑驳皴裂的树身,贴树侧耳,似在倾听树干里汁液涌动的声音。黄葛树的遒劲根须,早已触伸到江边了,根须饱吮蒸腾水汽,一条大江,成为一棵树的乳娘。那天,向大哥第一次告诉我,亲手栽下这棵树的人,是他的一个老祖宗。那年,向氏先人拖家带口,从大江的下游,撑一叶扁舟逆流而上,烟雨中闯急流过险滩,在涛声灌耳里经过数十个昼夜,终于到达了这太阳溪的村子。为

了纪念这次迁徙,有9个女儿的向氏老翁在这江边栽下了这棵黄葛树。栽树人的气血似乎与树有了灵犀,后来这棵华盖如云的黄葛树,居然神奇地长出9个枝丫,当地村人由此视为“神树”。

黄葛树具有顽强生命力,我在老城的老巷子里见过一棵黄葛树,它的根须从石头缝隙里昂起头,一直沿着老墙攀升,感觉这些根须就是树的血管。有天经过这棵树前,我默默向它鞠了一躬。

生于乡间大地的黄葛树,在地气缭绕中更是蓬勃生长。去年中秋的一天,我与向大哥坐在这棵黄葛树下,见苍劲枝丫宽大如床,向大哥感叹说,真想在枝丫间搭一个床,回老家时就睡在上面,听着枝叶在风中的耳鬓厮磨。

向大哥说,他有些一生匍匐在大地的祖辈先人,生前没留下一张照片,他有时坐在树下努力想象那些栽树先人,在树下盘旋而行的先人模样,天光树影里,先人们一个一个浮现起来越来越真切清晰又越来越模糊混沌的模样。

太阳溪,村庄里的槐树、樟树、橘树、柳树、松柏、桐树、桑树、皂荚树,与这棵黄葛树一起,成为一个村庄里的浩大气场,它是大地山川之气、人间烟火气息的交融。这些年,村子里去外地打工、到城市买房居住的乡人多了起来。但,树是乡人们在城里缠缠绕绕的牵挂。在传统的节气节日里,回到村子里的乡人自发聚在黄

葛树下聊一聊,彼此望上一眼,谁的白发如霜泛起了,谁的眼袋变深了,谁的心事重了,乡人们的心,在枝叶哗啦声中就会看得透亮。特别是到了一定年纪,在外地经历了他乡日月下的风霜,无论富贵荣华的衣锦还乡,还是平平凡凡如草芥地过着日子,面对村子里这棵亲人般的黄葛树,就会润物细无声地涌起慈悲心肠。

前年夏天,从城里返乡的人与村里乡人们又相约聚在树下,由一个村里乡贤倡议,乡人们为一个村里患大病的熊氏中年人捐款16万多元,死神放过了村里人亲热称呼的熊二哥。黄葛树也舍不得熊二哥走啊。熊二哥的老奶奶还健在,他常常搀扶着老奶奶来到树下,嘴里还剩下13颗牙齿的老奶奶在树下喃喃自语。那年,老奶奶还是一个黄花闺女,在春天里坐着一顶花轿在黄葛树下停歇,熊二哥的爷爷在树下掀开了花轿里戴着红盖头的娇羞新娘,熊二哥的爷爷奶奶,在一个叫二房坝老楼子旁边老屋里的雕花老床上,抵足而眠了60多年时光。而今,熊二哥爷爷瘦小的土坟就在黄葛树上方,同树永远地相伴凝望。

去年春节,熊二哥为答谢乡人的救命之恩,在黄葛树下摆了几桌宴席,用村里柴火灶烧出的土菜款待乡人们。那天我也应邀前往。饭后,我们在树下合影留念,枝叶在风中欢舞,树上巢窠里鸟语啾啾,小蚂蚁在树下石头边集体畅游。在江边,村庄里刚建起了小橘灯书屋,书香与树香交融氤氲,成为一个村庄新生的气场,盘旋在乡人们柔软的心房。

(作者系重庆万州区五桥街道干部)